

記

樓觀記二

清風閣記

東坡先生

文憲大儒雅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
 五返不益謝余不能已戲為得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
 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
 有而名焉乎於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
 形而強言之汝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
 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
 物之相推而人以為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
 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
 謂已有而不惑者且與是奚辨若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
 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

風起於蒼茫之間，徐澤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
汎汎之，軒窗欄楯，指慢惟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
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
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清懷隱記

西塘先生

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
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接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
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氣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
復清也。亂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
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熙，甘露人莫
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况於人
之靈識乎？故推道為均在回，為無餘在跖，無不足天下之所共
禁而為之至難者，盜也。以跖為之有餘，取也。入室探珠，貝聚徒千
言，而人莫之禦，其害非有過人者。能如是乎？以有過人之智，無

不足之件，而不用為善，乃以為盜物，蔽其明而莫之知，擇故也。
歸也。所也。收其逐物者，反以自已。徐而去其惑，蓋移跖，循回如
反。其自彼非不能不思而已矣。不思故逐而志反，其明卒不復
是故終身為盜，死為菑，甘膠不亦可悲乎？然則靈識之在人者，
不惟其最均也，且為回不加益而為跖不加損，自回而為跖，則
歸也。明今也。亂自跖而為回，則歸也。亂今也。明亦猶水之清濁
也。欤。老子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
而汨之隨變，則身自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戔於惡乎？
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
我之有以乘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淫泥
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浸浸以明，潔而莫
之知，予力焉。古之大聖，智其道不遇如此微矣。妙矣。不可以言
盡矣。然而未始不自其潔已者始。此清懷之所以作也。蓋下瞰
深池，飛橋高無上下，瑩徹居是閣者，俯視清流，仰瞻曠宇，豁然

而忘其俗懷則羸之役役於物鄙競德爭垣溢交戰于旬月次者不知自何而去也故以清懷為名而太守杜公非至此而後有以清其懷者也直與夫清澄虛曠者為侶而已羸者公赴郡治予贈行以詩有玉壺在堂中有冰之句蓋亦言清之可尚者公公復為是閣以歲時遊居其間則公之所向與予合矣由是詩以想玉壺在堂而中有冰也又由是以想高楚清獨上下瑩徹而清明者居其中也是皆有可圖畫使夫相刃以勢相靡以利深其所欲如熟寐而無覺言穢而不遷其熱炎火而焚諸中者一見而洗其慮彼將快然猶之披煩襟而濯清風也則清懷之設豈徒然哉閣以熙寧十年冬用都景樓之餘以修其名曰太守而屬予為之元豐元年二月戊申出越三日辛亥記

歸鴻閣記

龜山先生

歸鴻閣記
歸鴻閣在城西壩之隅有廢地焉久弗不治者家之所游聽煙徑尾之所家荒堙葺葺葺為樓墟予一日曳杖履往徜徉于其下周

覽左右洒然異披藜雜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穹谷鬱秀合隱然四出乃取之無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試皆云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歸鴻名之蓋取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鷗名其閣始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尔之中無乃巖巖而受變於物歟予警然不覺隱几而卧俄而曰噫噫為吾語汝今夫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雞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關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大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廣漠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明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固是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暫瞭不亡也物亦烏能變哉日之真宜乘飛雲御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為高乎鷗之騰躍而上不過暫然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瀆猶達也烏龍其異哉蓋天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

書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恒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無智
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所處之問楚
越矣又烏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轍赫而受變乎亦陋子
之自措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志其所以異唯唯而退
予顧謂三子誌之饒諸石

成都府銅壺閣記

廬峯居士

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曆四年知府事蔣公堂在焉閣公直午
門嘉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拭侍行猶乃見閣之六字題
其額曰銅壺歸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七月
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杜承之尹事始三府視閣者如臺
然問使吏曰前尹將即臺為門治材略具朝廷一嘗賜慶曆
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安在曰材為公所繕
修較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允費矣拭曰午門既臺明也茲唯閣
之宜美臺之有即日使徹累土圖閣如慶曆時戒府以卒末聞

計臺願給帑官向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
使者然之於是府諉倖路侯康國安侯章成都譚令俞華陽趙
令申錫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載供奉官監養馬務高士若摠
領分泣凡役事拭謂是舉也非聞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弛而
姑置之猶前日也亟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
於龜筮得九月壬申於是命士如所卜日迄十一日戊寅告成
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六丈一尺有五寸廣一丈五寸
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瓊覆甍瓦厥有數母閣榭關
闔惟謹此邦士夫若稚若老相與謹曰吾邦之觀社事使地理
書而可信吾邦日是其罔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茲之酒行拭
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畜以令禮蓋號令
不嚴則閭故令之各以其物省煩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
作一所以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
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則知也士民不能掌其職

故也按閣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蕭所製蓮花漏於其下閣穴漏
毀更六尹於茲今吾閣成漏悉如燕製匱二壺一泉一
箭四十有八銅烏逗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
二百刻十二辰率視箭而定凡我將佐若掾屬史士時其寢興
悉心公家以弗懈厥職尚何瞿瞿狂夫之聽哉雖然閣成非難
不擾於民者是為難上既賜以閣成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
迺勅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察其事夫為民之長而不知
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觀下築締構殆無
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巧曾不以殫財蠹民之為念此豈不
擊於中執法不効於司敗非幸何也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
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弊德音督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
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所以仁民愛物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
幾不忍人之政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錄今日語并以屬
來者覽觀焉我曰唯唯謹書而刻之是年十一月丙戌具官吳

拔記

效且齋閣記

馬學士

唐太宗以文學取天下士十有八人天子與之講遊議論今古
事待以殊禮天下人榮之謂之登瀛洲余之表親程通叔於其
居跨地為閣高壯偉麗書其中以教子孫名之曰登瀛欲其
必以文為業於此也余請道古今顯赫尚駟事衆人所共知
者以勸進教余讀于定國傳其父于翁高其門閭使容駟馬車
曰吾公以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已而定國為宰相封侯後漢
虞誦之細曰細亦曰吾治獄如于公子孫當為九卿故字曰升
卿誦官至尚書為漢名臣後讀管山先生三槐堂記言故兵
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周漢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
直道積德手管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既而其
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十有八年福祿壽考
為宋賢相余歷觀昔之君子積善於身厚施於人責報於天雅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若影響焉有差失于公以車蓋大其門閭虞經以御名其孫晉國公以槐名其堂今通叔以登瀛名其閣異世相類天道無私豈能獨違君耶通叔勉之矣農夫耕腴其穫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君之家積累數歲矣為吾里名族子孫盡儒矣欲以文學顯於世余他時歸故鄉登君之閣見君之誥誥侍立者皆青紫也然後知天可必余言為有驗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里人馬存記

成都府孝廉閣記

錦屏先生

皇祐二年春仁宗肇講明堂故事越九月大饗禮成制詔天下舉孝廉有聞之士於是樞密直學士田公况守成都採石室諸生之議而表上之其略曰布衣李甲信誼急物愷悌肥家純誠不浮美行可述臣謹以名聞朝廷嘉之而重其敦遺詔即其家賜束帛羊酒長吏勞問一時士人欣慕焉而孝廉之名遂慕著于西南孝廉字甲之著籍靈泉流縣慈鄉之南有山曰宜城茂林

鬱然其下即孝廉居也縣宰徐九思曰鄭公名鄉高陽名里此前世無身之美事也因以孝廉名其坊孝廉少年嘗補廣文館生比請舉不中有司選即拂衣歸曰共為子職可遠擇乎由是終身不復出其事親誠懇無吝親沒即廬于墓除喪然後去家本饒財而性喜周急富其可予一切不校以是暮年貧賤人所不堪而孝廉處之淡如也平生嗜讀書務通經適用不尚章句尤刻意於易經精微後學所不及晚游息於老佛之書得其深趣慕白樂天飲酒賦詩集成二十卷當時鄉里巨公如范內相景仁李紫微之六皆其交友周旋者觀其所與遊則其為人大槩可知矣孝廉有弟朝請郎名群字介夫以才俠稱介夫二子長公朝字夢得未冠登科為朝散郎通判絳州次公清字彥通以累舉授涇州文學夢得以詩自名家彥通以能賦擅場屋而妙尚書金部郎中末公承之即孝廉之婿也金部風韻高明如晉宋間王謝輩辯論博洽筆下鋒起人莫敢當而古文詩句為

士子矜式在終陝府西路計度轉運使當金部少時孝廉固已
異之常曰吾季女賢而文捨宋氏子非其配也遂以歸之實坐
子京亭宏父宏父雋偉過人有父風嘗為太府少卿今復持陝
右漕節朝廷姑試以事而其功名所到殆未易測量也嗚呼父
子舅甥兄弟祖孫皆以儒術醞籍卓然有立於時何其盛耶孝
廉所居傍有佛祠主僧建閣繪孝廉像於其中以朝散文學及
金部公列其次復繪少卿待其後蓋從鄉人之願也少卿常誦
孝廉治命曰吾有萬松在巨城山上我死必葬此地吾女至孝
其能奉我祀京不幸永感矣其後忍忘此語乎願與子孫以承
李氏之祭聞者咨嘆閣成繪事畢主僧以書來請記其事消每
獲遊於金部少卿父子之間義不可辭也謹為書之以示來觀
者庶有所考云

招屋閣記

跨齋先生

仁壽舊有閣臨東南前大夫日引其佐朝三隅之光以清其心

故目之為澄源縣事未大劇後人霹靂不得源無以澄而閣亦
不暇到書司曹佐抱朱墨勾檢其上囚羸離離卧起其間紹聖初
杜侯來遂廣縣宅擇地十尋徙其閣審政堂後謂某邑人惻惻
大皇之賓發餘陰可以為記當能想見其處可以命名今年春
社中人持侯書道前意其他日揮報名其閣招星星在天上安
可招逆村侯聞之必且怪笑雖然予屬杜侯招者非黃非赤非
殷然有聲者其飛而長流而白如缶如盃如編珠如弧矢者不
招其變為書良為歌兒為壯士者皆不招最充有處士邑里有
德星田畝有老丈人左右有卷舌是招也而亦不可招也招
之之禮不盟不陳詞不羞殖獨用琴一酒一三日齋五日戒
日禘除其不祥至則延之上坐虛懷而禮之問政之大小得失
與邑之民若利與病於是楔鳴琴以娛其意酌樽酒以為之壽
其去也扶之登車自送而送之於處士則師焉於德星則友焉
排謝丈人而俯獲卷舌焉茲杜侯之志也招之不來儀未恭也

招之而來靡之不去憂未替也以福吾邑以舊吾邑願所招何如耳予并以告後之人年月日記

重修祕閣記

王尚書

臣嘗聞天下之事莫為於前雖美不彰莫為於後雖盛不傳厥父基厥子乃弗肯構古人之所戒矧夫前人構之既久而弊其可廢而不修乎上即位之二年率舊章繙祖武九朝廷之所以施設損益未嘗不以前事為憲厥惟祕閣三館歷年茲多既弊且陋有司以問皇帝若曰圖書且府寶稽索所以右文之地且加修營使之新美沆壯為一代偉觀且以示天子崇文之意於是詔將作監特牲營焉有司存國各率舊制禱日告吉乃興工於建中靖國之冬為工聚材而營之不害國五丁樂運而夜不加民于柱石于梁枅其材多榿楠于丹雘于海嶺其制非侈乘招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為環列所謂祕閣者實總其中而昭文書庫列於東即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

寧元年畢工告成皇帝若曰朕守祖宗洪業述祖宗遺訓兼在宗所以崇文之意其在茲乎豐碑未勒後世何考乃詔愚臣為之記臣愚不肖彼學最陋復以文字待罪則紀事之成乃其職也詎敢以蕪累為辭謹拜手稽首言曰臣切惟祕閣之設其來以矣晉宋已還皆有其號惟國朝所以建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祿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國朝因之故有昭文集賢史館祕閣之異號蓋取諸此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藝有補於治國朝因之故有校理著作祕書正字之異職蓋取諸此且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迫隘僅庇風雨惟我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東駕臨觀謂然嘆曰若此之弊烏足待天下之賢後遂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左督工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明詔購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凡先賢

墨迹與古史圖畫不數載間充初書府端洪元年即其中堂又
建祕閣飛白二字以光其名群書整齊跨越前古重舊臨幸喜
形天顏自時厥後累世相承一書之成並認藏于其中乙夜取
觀亦非小補崇文之名雖罷於後而崇文之意不殊於前故凡
本朝之舊章歷代之載籍如三皇之墳五帝之典昔之所謂金
匱石室之所藏者固不具在其名之多不可悉數於嘻一代之
文何其盛歟恭惟皇帝陛下紹休聖緒上監成憲仁孝恭儉出
於誠心即位以來宮室其甯弗營弗崇苑囿池沼弗燕弗幸惟
兢兢然以右文為務故其聖學續熙于光明而煥乎之文足以
經緯天地既至於聖矣而又袖焉以非常人之所可知也小子
之愚烏足以形容之哉然於祕閣之修亦可以見其踴躍謹記

于氏藏書閣記

西山先生

秦既焚書滅學故老死亡授先王之遺訓漢高祖入關於矢
石間盡收丞相府圖書其意遠矣後唐開獻書夏之終云而時雖
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外有大常太史博士之截至成帝時
著錄始備蓋漢興百餘年矣嗚呼艱哉縣官之勢何如於藏書
一事其勤若此况大夫學士之家邪南充秀才于謙仲平少時
責戒北之曰二日取購書數千卷今老矣子孫未免寒飢而不
悔方即直居起閣次第以藏焉將與之周旋而忘其身之賤負
也因厲子為託子倦遊杜門時往觀未見之書以志吾憂改樂
為仲平道之古之學者可謂難矣劉向父子自楚元王以來號
稱博學至入校中祕書房知有箕子共範左氏春秋當是時見
六經之全者尚少論書一盛無若近世考其道德禮樂則愧於
古人遠甚此何理也豈書益多學益淺而士益小邪蓋自屋壁
虛冢之書出而世以藏書為貴善學者既自探其淵源撫其華
實又以遺傳家之子孫俟後世之君子其功效可勝計哉豈徒
為觀美而取虛名也故李繁家書至三萬軸退之謂新若手未
觸者似有所譏雖然今之藏書者幾何人尚敢責備於此邪仲

平草衣木食悉力於書可謂有志者矣子故賢其人而并告之
年月日河南邵博記

棠陰閣記

于湖先生

君子之為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捨其子而去父母捨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且其所服用尚其所愛樂起敬起慕且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日世不敢怠者蓋昔之人以為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孫子宜如何也昔余為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閩之人歌舞之云而思之前年余為建康仲欽通判府事當涂關守余檄仲欽場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聞民之思仲欽飲食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尔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君寔來民不知今年水不

為善而吾懼焉若將墮焉君之時吾與堂君相忘君去秋我日與州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獄事下車月余冒黃茅幃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涉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寒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欽怡然不為動也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輿謹敷以為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閩之思以閩當涂古之知仲欽之去嶺表而還朝天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人愛之及其其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後有榕木交陰閣上仲欽之所遊息乾道五年丙戌五月歷陽張某記

超然臺記

東坡先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蓋麗者也餽糟
啜菽皆可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件而不樂
夫所為求福而辭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窮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文
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入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
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
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
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
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米棧
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
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
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
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挈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
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曰天梢
首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
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

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向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北俯維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
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餽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
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
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厄臺記

南豐先生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
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
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堯有洪水之災舜有共稟之害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
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
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
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

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
常性又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為幸又曰君子不
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曰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
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遁於世民不
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
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為
厄乎

望闕臺記

西塘先生

望闕臺者有所思之作也居士本以儒學中第初任光州司法
參軍其後監在京安上門即以門吏論朝廷闕失力詆大臣之
欺君苦民者封章十上天子以為許露太過庄弁領外英乃聚
所而居士能自見其過者也以為居下位而非議其上論適不
已此萬死不赦之罪上賴君父至仁清明之朝不肯為燻鑊灸
煮之事故賜之再生以禦魑魅于南方之陸為人臣者不擇地

而安之忠之至也是以望京國三十餘里而東望其親之庭
亦若是與身居輦下膝前同大慶之麓朱塘之濬有廬焉稍可
以避風雨則以為正舍之至足無所廢乎高明之藹者也疎糗
漿醪苟可以待飢渴則以為飲食之至足無所願乎食前方丈
者也夏葛冬苧苟可以待寒暑則以為裳衣之至足無所願乎
錦綺文繡者也大瓠之樽小匏之勺瓦盞木筋竹牀石坐蒲羣
之蒲斷磚之枕則以為血用之至足無所願乎金貝牙玉珊瑚
琥珀者也而情非土木也行生起卧食飲默語所不能忘懷而
緬然長思者三焉君也親也古人也乃築土為臺三級而高十
尺命之曰望闕之臺亦茅屋三間于上而朝夕告焉總而名之
曰茅堂為三軒北曰北望之軒北望云者君所在也東曰東望
之軒東望云者親所在也西曰思古之軒思古云者思見有道
君子如古人衆多之意也或者曰子非忘憂樂者歟何其多思
乎曰忘憂樂非人也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此人之義性也特

世人乃以憂憂樂以樂樂憂樂非其所可樂憂非其所可憂此
聖愚之所以分莊氏之言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
以緝緝統各得其方以說吳王戰越而功裂地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緝緝統則所用之異也此正爲憂樂兩
用設蓋能憂樂一也或者覆載高厚彌綸宇宙一念一慮而大
之天地細至昆蟲草木負古之上萬世之下靡不受其賜而有
餘或者區區隻身單婦眼前兒女耳目口腹之欲終世營營而
不足有道者陋之故有無喜無憂心不憂樂等說此非爲夫憂
人物之憂樂人物之樂者言爲世俗之謬誤而發耳故孔子閑
處有憂色顏回聞之援琴而歌召而問曰回奚獨樂對曰夫子
奚獨憂詰而自爲樂者以樂天知命故不憂對夫子告之曰女
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不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乃所謂
天下萬世之爲心者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君
臣內外之辨名耳其道不二致故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

之義也舜之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不若是忍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天下大悅而歸已
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足以解憂爲人臣者移所以事父之
道事其君去爾人子之心不若是忍人臣之心能若是忍乎故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以成樂言
其樂云何吾之幸而知有君臣父子之大能無以物累其心者
進以得君樂退以憂君樂此其所以成樂人皆彼而我此則獨
矣而終身不忘君也永惟直己而不忘君是之謂永矢弗諼此
則憂思之意者以詩書考之堯舜葢契樂而在朝回損憂是八
人者易地則皆然其樂其憂吾於是得其師故雖擯斥萬里而
望闕思親想念古人莫吾能已也朝焉思夕焉思日入月出有
改而吾心無改也生焉思死焉思物聚物散有改而吾心無改
也仰焉思俯焉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吾思也回環以顧飛
鳥行雲至於螻蟻皆吾思也故其臺三級而高十尺三言用而

十言而也然則奚樂耶奚非樂耶奚憂耶奚非憂耶斷之曰有
憂君親無心回損有樂君親無心憂君親則回損達則真動其
居士之謂乎元豐五年中秋日記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百三十一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百三十一

記

樓觀記三

東軒記

穎濱先生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莠南而登此
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背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
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
乃克支其款糾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
个以為冥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書則坐市區窮鹽酒稅豚首與市人爭尋
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
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頽之未嘗
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
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

此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
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得休雖欲弃塵垢解羈執亦自及於道德
之場而事無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
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
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
變而况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
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
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也若夫孔
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棄由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
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
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
思東顧憂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

八日自陽羨轍記

抑齋軒記

抑齋先生

上即位元年秋七月尚書郎俞某銜命使蜀三年春蜀侯專命
三月蜀竊財賦夏五月登其數于天府六月以譏罷對吏于仁
壽初某將朝廷之旨號于蜀曰日者朝廷無良將帥之臣蒙二
帝于大難今天子治兵維枋將以保國家之辱而張我太祖太
宗之茂烈且綏安其社稷而隕祉于天下維是服御之物未皇
繼靡而備善至於饋邊餽師之費則弗敢吝用是命使臣某責
常賦于尔四川惟是使臣暨部使者政當仰念天塗未夷輸貢
服享以共濟于休寧西復不有朝廷不用詔命詆瀾漫漫以欺
上聞且使臣何取不取諸民不取諸歲計而二三大臣懷執異
心非沮詔旨諄戾自專持必不移原曰取之侈伯温曰取之濫
謂博文曰竭我矣於是加無道於天子之使俾糞土愚臣奉使
無狀為朝廷羞上薄其過不加以鈇鎖姑致于理某自念負

朝廷罪當死肉袒頓首謝居無幾朝廷下恩澤弛囚徒僅免吏
議某百拜叩頭謝於戲春秋之旨微矣以防茲來奔則曰叛竊
賈玉走之晉則曰盜盜與叛孔子之所甚諱而人臣之至禁也
書璧假許田則諸侯不得專也書齊人救邢則諸侯不得專封
書楚殺舒則諸侯不得專討今蘊財賦專地也起監司專封也
命統制專討也是不諱孔子之所諱也人臣而不諱孔子之所
諱敗蔑天經詭僻王度暴犯名義殘闕典策臣子而不書焉非
臣子也唐室不競桀臣冒禁版圖稅入盜有不禁截山之東齒
河之北橫潰直裂撓法妨命溷國家之紀僭公上之恩家臣不
知有朝廷主帥不知有天子是故顏真卿死於許韋文恪死於
魏孔巢父死於河中皆以天子之使抗節仗義引領就戮萬死
不悔是必們膝而言曰尔詎能我屈哉山之東河之北非吾先
人之故吾故蜀也蜀不予亂也士生其間善義而嗜忠負何武
李固權輿真盜之風蒙李業王皓飲毒伏劍之節挺崔巖圓震

勤王尊主之義然不此為而彼為非蜀然也蜀不予亂也專命
盜賊者怵之也其意蓋為鑿幣于淮悍勇于秦豺獮數謹塵塹
鬻氛蒼崖挾天白日晝昏遁逃亡命嗜亂之徒囊橐而轉奔務
私其民鼓勢而市恩則亦肆焉弗憚也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使
人不死僅予使人亦何以有焉曰天下大義也義勝則畔死盜
亦死僅不勝則義死所怙有春秋之法在焉雖死而生可也昔
蜀而肆者公孫述史歆李勢鍾會譙縱劉季連蕭紀王謙劉闢
等輩初未嘗不肆也一軍下大散關一軍度瞿塘關而矢著于咸
門甲華于星橋乃饒于 而父子頭顱剖然墮于獨柳之下故
曰非蜀然也蜀不予亂也蜀不予亂見擾之者何也曰侈曰濫
曰竭我者造之也彼何因而困則曰羯胡披猖秦洛猾擾凶聲
虜氣震撼全蜀斯不可以不備某曰備當矣張佹出愛女而臨
洛解圍難得上家貨而靈武張王備弛乎哉今乃欲擅國家積
歲久儲之貨繼朝廷已行必信之令訖蜀人之走急赴義之

心第為數子護其孥尔是護其家不護蜀也是獨為蜀而不為宋也是知有蜀而不有中原是知有父母妻子而不知有宋之宗廟社稷噫甚矣章阜蓄財而吉甫憤懣崔寧擅制而楊炎痛哭天下之變每藏於隱伏不露之中若謂專命尔非叛也擅貨尔非盜也則不足以為先天下之機古謀國者鈞情候機落其樞鑿蓋於機微之際有以先之也語疏計者見必微論闊議者謀必約好言激眾而田悅卒以得眾力賜予傾士而承宗卒以收士心使大曆正元間巖廊大臣能得其更則禍豈美羨至唐末而後已哉恩朝廷出也而已私之貨朝廷物也而已專焉恩流而下益權貨聚而眾翕附亦已度矣逮其機牙發動事勢張見則人不族武日不移刻而毒流於岷峨千里之內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亦僅耳豈但俠人也哉建炎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說

待月軒記

穎濱先生

昔子遊廬山見隱者焉為子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

也子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生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物咸賴焉有日者以視有年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缺一盈一缺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有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有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石之治術者謂之故日出於外謂之命月之所生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子異其言而志之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軒之前郭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頊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

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子為之反復其理空谷傳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貫特軒記

谿堂先生

竹之茁也膏寸耳解其籜焉何葉橫出其幹十計尺也其時尚
凡草木何異哉既肅之以秋霜冬又申之以冰雪山林之間毀
折披裂童童而槁者殆盡矣而此君嬋娟檀藥爭妍於雪霜之際
此豈凡草木所能及也哉君子之所為亦若是而已平居詡詡
笑語從下里兒徵逐游嬉無以異於庸人也事有不可於心而
非其所好人皆唯唯我則謬謬萬物皆流一身獨止高風勁節
凜然與此君相對庸人能若是乎古人所以不可一日無此君
者豈直為游觀之美哉亦賞其歲寒之節而已近世士大夫尤
喜種竹棲息之地參乎其前者皆以此君也雖然必有歲寒之節
無媿於此君然後彷徨乎其側將居寢卧乎其下而其心安焉
苟惟不然此君縱不能言獨不媿於其心乎故愛竹者不可不

慎也從余遊者陳仲邦清脩之士也開軒種竹而名之曰貫時
蓋取禮記所謂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信乎有意於此君矣若
能抱歲寒之節不為此君羞則此君者真仲邦莫逆之友也仲
邦其勉之哉

五經軒記

西塘先生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眩人者知常之至者也
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
上常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
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於鳥獸魚鼈莫不皆然順之則
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為能知其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政
則躬蹈其常而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友
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詠歌而風刺之
是為詩禮有威儀文質經之而百曲之而千是為禮其事之至
大非民所常與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

西塘先生

五

是為書又念夫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常也為之因天
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
百八十有四以示之是為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為一言
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率皆有左右史以記
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為史而國異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檮
杌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情常亂德者
眾也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刪詩定書討論墳典讚明易道
以匹夫之簡筆代時王之政令自我而常之以期萬世又以當
時君臣父子之悖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萬之
褒貶焉故其事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黜一惡而萬世莫
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
五經經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
者常言之舍出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心會已之常
而隨所施焉至於造次顛沛不敢離也此之謂道父子以親君

臣以義而至於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當故常之施也在元爻
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為典為則為彝倫為皇極在孔子聖人之
在下者為五經聖人之通塞無非常之為急者以民之不知常
則有要作之凶人相矜高漁奪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也凶孰
大焉此聖人所以憂也陸西臺君天與孝聖人者乎其家屋居
有樓西向而東臨通衢有軒憲房閣聚書其間以與子弟講習
其弟四子男亦四率二人而授一經已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
以五經為各成而來告故為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至于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
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齷齪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
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莫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
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政和丙申九月二十九日記

足軒記

周待制

大學齊學容三十人几席鱗比誦詠之聲相續於是各於齋後

大學通經

之隙地哀衆財構小軒為講肄游息之所允蹈齊在觀德堂之
後負積樵術之兩間南昌余晦收實長其事亦構軒如他齋境
曲因因其天資不斷不削畫軒壁為江湖景孤嶼圮岸幽藻
隨波寒蘆懷風群鴈上下迥有野色軒之左右皆鑿地為池植
蒲荷泛青萍取小魚置其中池外有榆有柳軒之兩傍各有菴
花數十本觀其露重而荷翻萍密而魚跳土薄而荀見草踈而
虫躡孤飛自媚乍開乍落閑蜂冷蝶停并軒而遠幽叢藁然有
可喜者於是請友環坐於軒或議而爭或笑而譁或相視而默
起觀池魚之遊詠坐拍在實之榮謝既已復執卷以深思以是
終日雖景象至微而意態自足錢塘周邦彦於是為名其軒為
足軒命同齊友咸賦詩以道其意客有詆是名者曰孰為斯名
豈不太迫哉以室屋為足耶君見夫充堂衍宇華莖雕榭入駟
馬而空旌旌者乎以得處此為足耶君見夫外金門上玉堂叩
紫微而謁承明者乎以景物為足耶君見夫驚濤怒瀾蕩雪沃

之東海者乎君見夫渭川千畝洛陽萬本西
十里修幹拂雲漢奇艷照城郭清陰蔭龜魚者乎以是為足彼
之足也豈勝訂哉邦彦徐笑而謂之曰客少止試為君道其產
略今天天地之廣大始有極物之賦形不可殫名耳目之用厭
故而究新惡常而好異以既見為故以未見為新以故者為常
以新者為異地廣物衆亘古今而元窮以有限之身慕無窮之
物則奚時而不奚時而不故奚時而不常奚時而不異哉然
子所謂足者豈非志願然耳無復餘觀者乎客曰然心為物役
景与时變志願所逐至死而已豈得為足若欲盡物而後為足
者天下無有也客曰然則如之何而足耶曰請為君言其足今
夫巨浪有舟不容芥同為浮而已矣鶴警夜半虫吟秋暮同
為鳴而西矣觀吾軒側之花包者數簡者煩則凡植物之生
如蠶羅緝者亦若是榮而已矣觀吾軒側之花盛者萎綴者
脫則凡植物之死如委塵敗土者亦若是衰而已矣觀魚之泳

朝浮而夕沉出沒倏焉則橫海吞舟噴浪飛涎者亦若是得其
其所而已矣觀舞蛛之往來緣撲則物之有逐擾擾以終其生
首亦若是勞而已矣吾於萬物不觀其色而觀其真不觀其形
而觀其理天下之廣山海之富有形之衆不必自歷而物數故
無往而不足是以清宮洞房安牀弱席人之所息足於一寐能
踏鯉鱸紫蘭丹椒羞包調華人之所食足於一飯如有隱憂則
目眇而不與烟結而不下雖有奇居異饌尚能寄支節而潤舌
乎則知所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越內外之度而馳之萬物是
為漏卮洞管其中歌然無物可實故無往而足若夫男子之得
時乘肥衣輕握符節以役巨僕者不識果欲竊是物以足其志
乎記是具以行其志乎若竊是物而足其志者是亦小丈夫而
已矣烏可以名示則是軒之名復何嚙哉客曰吾益美請書諸
壁以告來者邦彦曰唯唯某年某月某日記

問軒記

淮海先生

遼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者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
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十數楹則東海徐君
大正菴居之地也其名曰問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
供絲麻履屨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
觀觀曰古者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朝之上者倦而不知
歸披荆蒼蒼而田橫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
君雖少與道之而使馬善馴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
精悍之姿為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幽
隱分枝於之居則厚其之將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
山之雲兮西然作 水循澗兮號不斲 雲為雨兮水為瀆
時不濇兮 念夫君兮武且力 矢奔星兮弧挽月
夜參半兮 探虎穴兮虜其子 破千金兮購可服
無劍馬兮 山之中兮歲將闌 木樛枝兮水驚湍
鷹隼擊兮 能咆虎嘯兮天為寒 四无人兮誰與言

膏君重今秋為 軒之中今不可以久間

觀盡軒記

苗尚書

予一日過完師坐于會景亭上前揖居民望衍仙山旁視劍潭人愛延平最有山水之樂而衍仙山劍潭又其山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頃齒馱予登完師之亭而盡得之因與完師言德之大累嘗在對物而有感今又據景之會而既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觀而已觀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為夢幻也則予思會景之累人深矣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客塵之中適若而相感則或凄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閑之景解人之須將人之汚華美之景欲然者貪飄然者肆无窮之態出人意而乘之不可以勝言也嗚呼斯聞道夕死可矣目具隨塵之息而心化有涯之生可不謹哉以故君子之為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子之為善也不見不可欲使心不喪將人之汚解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為道所忌而况幽情奇態之感人使

人或以為貪以煩貪以肆何可玩哉我與景俱非真物以物之態為我之情俱非真智因與完師言濁汚者見其形其好莫貴者物也清淨者見其性其知莫貴者道也人之性常無者將道常有者將物眾凡之流嘗蔽於聲色之娛予甚悲之師能即亭之西便為悟真室嘗遊乎其間然則完師非溺於景者歟使登斯亭者知世態物情猶蚊蚋之過乎前也然我弃我與景為吾悟真室遊而求真焉靜也不勞其形以至乎形全清也不拙其精以至乎精後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為對象故為對象者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故為聲色者之所不能惑老子所謂不工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不滅儒氏所謂不動當是時也万物為吾逆旅矣而眾人為万物逆旅眾人為萬物一偏矣而萬物為吾一偏也是而登軒下與萬物相見可以觀矣予愛完師為悟真室之意而又慮其不亭出室以接事也遂以觀及命軒焉若夫煙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極

晴光舟泛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蒲懷飛檣參差歌管新續
此玩物者醉歌醉舞馳情馳思而對之志蒲意適以為得策者
也物態少移世情已變當是時也吾寄万物之上而觀之與之
游可也不與之游可也

謗軒記

澗上丈人

默老惟子叔子惟軒二士者居於鄉而嘗遇謗焉遂相與游
而名所居曰謗軒有澗上丈人者遊於四方困於訛許洛懷汝
之間蓋不惟其鄉而嘗負謗於天下晚得二士樂從之遊一日
過其居見二士方深念蓋未其所以弭謗之道余告之曰不然
夫謗者孰可以弭乎厲王萬乘之主也勢力回天地生殺海內
而又用衛巫巫以聽維嬰兒之聲竈婦之言遠在要荒之人
近在邦畿之內謗厲王者巫巫必知之是豈力不足智不賅哉然
當是時也防民口猶防水其後益滋大夫以厲王之威衛巫之
神猶不能以弭天下之謗又况天散焉者乎二士曰不然彼不

備其身而強強謗者也吾將修其身以待謗之自弭不亦可乎
余應之曰不然夫謗也者天之所以養天下之小人也何以明
之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若唯以正論而不以謗殆將及殺
天下之小人則天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是故毀之以
謗口而天下之小人得利焉今夫小人者攘臂瞋目掉三寸之
舌離人刃骨間人父子絕人兄弟散人交遊伏其勢豈得已而
然哉天道已行矣子獨不見夫火乎乘風而扇焉火之熾一薄乎
天烈山澤而焚之昆虫鳥獸木草玉石莫不被其毒然天弗禁
也豈不以殺者少而養者多乎傳有之損於此者益於彼虧於
彼者成於此古之君子達於彼已之分辨於榮辱之境而明於
多寡之數是故不私於已而讓天下以利不矜其能而讓天下
以名謗之來也受而不辭且子獨不聞之乎昔者堯舜大聖人
也世之論者曰勛華不慈禹大聖人也世之論者曰至於禹而
德衰伊尹大聖人也以為弑其君周公大聖人也以為為不利於

孺子孔子大聖人也或劣諸子真曾參之孝而以為殺人孟軻之賢而以為好辯荀卿之士而進讓於楚廢死蘭陵是八九賢聖人猶不能免天下之謗子獨可以免之乎哉我且為三歌子其聽之歌曰謗之口甚衆吾與子兮焉能謗之口唯唯吾與子兮焉能脩其實兮遠其名奔其利兮保其誠謗兮弭兮無咎人爭於是二子釋然而喜泰然而安以謗為榮而自附於古之賢聖

傲軒記

玉臺先生

天彭蹇宏世才用賣漿為業築室闕闕中名曰懶密余士友者孫嗣老為之記宏為人明白洞達言無隱情故深中而多數者忌之剛直使酒好面折人過失故離羣細謹柔佞而好諛者嫉之余與宏游最舊凡宏之所耻者余亦耻之自擢官天彭公事之暇日赴窩中痛飲為樂少是尤不為人所喜羣嘲而聚罵者往往百十為輩而宏莫之恤余亦不恤也昔魏公子矯奪平原

軍將郤秦存趙趙王與平原君德之公子遂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見之兩人不見公子乃間步往從之遊平原君耻之曰公子妾人耳公子曰以無忌從此兩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夫兩人者以貧賤而傲公子不肯見公子乃不以其貴重為傲而特禮下之皆可謂賢矣今宏之賢不減趙之兩人余無公子之貴宏固不我傲而余何恃而傲宏也哉宏於窩之南偏創為小軒花木竹石周列其下頗有佳趣余遂以傲名之書曰象傲又曰丹朱傲故韓子以傲為凶德夫恃富貴而傲人如象如丹朱不可以貧賤而傲相國翰林如韓子何不可余於是竊笑韓子之陋也宏涉獵書史不妄與人交視世俗所為輒捧腹大笑獨往來之室中閉戶以延清風把酒而問明月天地猶為所傲而況於人乎靖康元年五月日眉山王賞望之記

楊氏真一軒記

趙編脩

眉山楊彥通開軒於大學書堂之左以為游息之地而名曰真
一屬余記之余曰何哉夫記事古之所以紀其本末而書以示
後也軒之作必有牕戶几案圖書文字之樂則余執筆以從今
真一之名近於虛誕誠欲記之如捕風擊影將何述乎畫工不
畫鬼神而學者耻談天外惡其誕也自我理之學行於世而士
失其本百穿空擊妙務為難曉之論三尺童子奮辭場屋為科
舉之文則開然皆以真一為說令人厭聞之予敢復為此縷悠
哉請獨為君記軒中之物以為真一之喻今夫窓戶几案圖書
文字其在軒中闕一不可將混此數物指為一物則名品不齊
決不相用將件計其物各置一處則廢一物之用而百用坐廢
譬如耳目鼻舌自然運動既不可謂之一亦不可謂之二此真
一之喻也君居此軒晝仰夜息尚數物為偶藉窓戶几案以舒
其躬藉圖書文字以游息其心終於遺形放心棄置百物而
獨會於真一之處則君固何以告我而我亦何以寫君意乎得

其一者或不能自知知其一者或不能為言如人嗜食但知食
美而不知羊豕鹽梅孰成此味如人嗜酒但知酒美而不知秫
稻麴蘖孰成此醞醉飽之適雖有莊周惠施不能狀其情而况
真一之說乃妄使余名之哉雖然真一之說則不容學而其端
涯似可馴致孔子曰學以致其道孟子曰專心致志則得之此
造化之梯級而學道之舟楫也大丈夫用心專一果能不以外
物亂其心則死生禍福猶能輕之况仕進得失之早晚乎為真
一之說者當自此始也言畢彥通顧余笑曰孺子之言庶幾不
害教乃遣彥通

靜勝軒記

西山先生

蜀遠矣蓋叢靈雜見小書甚怪蓋不可詰史記黃帝子昌意
娶蜀山氏女昌僕夏禹娶塗山杜預曰巴國也巴蜀自五帝時
已為婚姻之國天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豳濮人孔安國以
羌為西蜀焉為巴蜀固分天秦惠王始置吏始皇以漢中巴郡

蜀郡黔中為四今蜀之名所以有東西哉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不云蜀應劭以巴為巴子之國是已郡風流獨高於蜀也地理志考之巴郡在漢為縣者十一曰安漢今果州其地也自後漢至晉皆以名縣宋為宕渠郡後魏平蜀嘗遷矣隋開皇初遂廢唐武德中置果州大曆四年改充州十年復果州今州之地四十里父老尚知為魏之故墟而晉宋舊地則不可識况漢之安漢縣哉其江山城邑望于他郡獨刺史之府堂寢相屬制度卑陋視民居有媿乎以暇日行後圃得敗屋數椽於草樹荒墟之間蓋洛陽張君宗著元祐間為郡時所建靜勝軒也刻石故在棄為犬豕之牢久矣為理其棟宇軒檻捩折不主者伐去惡木花竹儼立金泉諸山死若相就列圖史筆研其間意欣然樂之以公孫丞相東閣傾天下其廢為馬廐纒幾何時况張使君哉自蜀之列為郡縣可考也此郡之廢興數矣故時城邑化為丘墟壘壘三不可辨所謂靜勝軒者能保其不壞哉

蓋物之成敗相尋於無窮未有不與哉且其後必有有感焉異時此文出於斷垣廢井之間讀者可以慨然長嘆矣年月日河南邵博記

柱笏軒記

漢濱先生

鄴陽方頤國老主青田簿數月治廳事之側為軒以揖溪山之勝名之曰柱笏書來屬余為我記之余惟賢人君子方未遇時汨汨庸俗之中其高標逸氣不受埋沒往往傲睨於窮山遠水以自適焉東晉士大夫浮虛相高此風特盛謝安石蘊濟時之具出入將相而東山之志猶不少表嘗登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心王右軍識之然右軍一不得意於懷祖亦自誓棄官棄登臨之娛以廢君臣之義則其所失又過於安石諸兒效之放曠益甚而子猷尤號不羈居官落魄不事其事柱笏看山題焉絕俗世以為無用之敬村處之於功名禮法之外惜其邁往之氣亦有過人者若其於聖人之中道豈不為天下奇才哉國

老故大官侍郎公之子風流人物卓爾不群自未冠時已為詩
借其文學才猷能業其家方為當世用非慕東晉諸君子者願
懷抱利器未有所發歛板塵埃中無以自振故聊抗志山水之
間觀其妙年能自標置如此則曾中之奇必有翹然而自負者
使位將遇合以平日之所操持施之有用之地肯錄錄而已乎
如不廣平之却指以沮蒞藉河南之叩頭而納諫段太尉之挺
身以擊賊追其風節尚可無媿古人必不至作王坦之臨事顛
倒為後世笑也國老其勉之

一經軒記

趙狀元

紹興壬申予赴官潼川道東川而東鄉大夫嘉陽通守王侯是
來願之子自少則已聞侯之先君子黎州府君齊聞隱隱在播
紳間黎州有美才以早歲取上第仕官顯文史足用不改布衣
陋巷時以故詩禮之訓比一時士大夫最嚴而笑遂以科第世
其家奈大其門庭嗟予不得見黎州矣見笑所願焉已而侯

遂公所榜一經軒求于許之曰漢韋氏父子以經術取幸相當
時歎豔為之語曰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今之教子者率以
此籍口予觀賢與元成皆恭儉孝謹進退有本末而元成至陽
為狂病辭爵避兄顧肯持父祖之學博人公卿以反面其親哉
然鄒魯之士仰其賢而尊其貴如孟子所謂見王之羽旄而忻
者故云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孔子之所述僅足以與黃金
爭輕重於銖兩間豈不續哉而夏侯勝亦為此言曰經術苟明
取青紫如拾地芥尤鄙陋不信然觀勝立朝前後引經危言顯
於死者數矣通青紫何物也而世不察例使其子弟售經術以
脫賤貧亦已過矣乃若侯則不然自以厥先祖父不以子孫迹
於利而沃之以聖人之語言我先君既受之益煒煒其光輝以
照臨我後之人懼弗克嗣寢食與暑抱經而居天子幸不鄙夷
之而以為臣其敢遂謂學者之極功舍而弗圖以負天子以為
前入者則開軒而名曰經是不可一日不聞此聲者夫不以一

且得志為可以自滿而請終身誦之忠也不以已能得之而忘其先孝也三侯之忠孝備矣君子尚之經史吏事皆以先人今為朝散郎而侯之子師友淵源益深王氏之經其愈久而愈馨乎黎州譚振字文揚侯名駿自德稱其子名輅云十二月甲子

趙達記

名軒室記

南軒先生

或曰知道矣而常患其不能長一於已夫不能長一於已則道與已尚為二物也執柯伐柯視之猶以為遠嗚呼是果為真知也歟其功未至也將使已化於道如水入水初無可間以全於天其必有本要矣其力行之積敬道與已尚為二物則天理不備而不加省焉吾見道日有遠已而已可不畏哉中庸曰有不善德至道不疑焉道至於疑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疑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洒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

纖三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疑道也及其及也融然无间渙然和順而內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名吾軒曰時習夫習之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為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為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至德以疑道顏子之不二絕不復生也名吾室曰不貳因書此自勉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二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三

記

樓觀記四

長樂亭記

陳康肅公

青門路長樂坡古別離之地也大中祥符七年予為京兆守作
 亭于坡側東出迎餞必登斯亭倚檻周覽不覺興嘆其嘆伊
 何此寔漢唐之故墟也當漢唐全盛之時慘離魂傷別恨於此
 者可勝道哉若乃方隅有警上將出征猛士如林胡天映雪雖
 佳麗伸戀而賓客顧曲酒酣氣振躍馬而去又若遠持節出守
 遐徼駕鴻願侶冠蓋相追祖帳競陳清歌迭起白日將莫單車
 莫停又若忠良慷慨義士激昂或以諫諍詆忤或為讒慝中傷
 事出非辜身置萬里觀者感泣去兮如逝復有羈游從官獻書
 不捷交朋執手相顧涕下又况乎親遠其子弟遠其兄情愛之
 所鍾願義而難割也嗟乎予之嘆蓋嘆乎此然亦嘆漢唐之何

在而此坡之獨存也但見頽垣壞斬草色依依遺址餘基煙光
黯黯徘徊亭上感而長歌歌曰古人別離增悲今人別離多
吁戲古今人物自遷變惟有別離無盡期南山峩峩在天半漸
水鳴鳴流不斷應見古今別離人一番纔去一番新落日危亭
悄無緒覽見今念古堪傷神大丈夫懷壯志當年遇主遷榮貴建
功立業是所圖炳煥鴻名留永世安能効此兒女情空嘆別離
良可媿歌既畢因命筆書是復存其歎古之意載于篇首刻石
立于亭中命曰長樂亭記

襄州峴山亭記

河南先生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
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
其亡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
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泯
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張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

仁者歟夫威者強人以爲治術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爲治強人
者人勿怨而已不見其所以爲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想若純乎
仁者不必身被其化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吁歎宜乎思之而
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
亭壞甚公易而新之昔所謂墮淚碑者梁劉之遊唐李景讓再
易之矣公存惟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刊缺者使人可
辨識焉嗚呼羊公之仁不較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爲不朽而燕
公勤勤遺遺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甘棠也然則公之政
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愛其人者也若夫亭之爽塏與登
覽之勝則公嘗賦詩在焉

峽州至喜亭記

六一居士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
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四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
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貞翰商旅

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
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
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
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
此者必漉酒拜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
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
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原與
佳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
以陋而安之其心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
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數歲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東亭往來
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史因相
與謀而為筆於脩焉

醉翁亭記

六一居士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
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
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
輒醉而年又最高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
歸而暝色入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層巒聳而高壑清流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
而歸晦明之變不一而足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
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
谿而漁釣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
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
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坐其間者太守醉

后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
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
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
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歸來亭記

范忠文公

晉義熙中陶潛為彭澤令非其好也賦歸去來解官以歸宋治
平三年富春昌齡君繇舒城守得謝於朝建亭北園名曰歸來
又取潛文以鑱於石蓋知慕潛之放適而不知過潛為遠甚也
始君天聖中舉進士名聲滿天下後官太學職秘館出入中外
踐揚要劇陳力者四十五年而後歸禮所謂大夫七十而致仕
君為得之矣且辭二千石之隆與夫捨五斗米之微孰廉也以
禮而歸與夫不得已而歸孰賢也自天聖至于治平之治與夫
義熙之亂孰榮也又無折腰之辱既廉且賢辭榮而不辭辱此
其過潛為遠甚者也今夫歸來之名則同而其所遭之時與所

得之志為異矣亭之江山之美風物之勝有群公之詩在焉姑
叙出處之致云爾治平丁未八月丙申成都范鎮記

蘇氏族譜亭記

老泉先生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
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孝而孝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
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
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
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委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
祖墓陔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
族人之所共誦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
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登其

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
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
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冗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
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
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
處謹謹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
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
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焉赫弈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
人而私以戒族人為焉竊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明也子
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且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
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熟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影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東坡先生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
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
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
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
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
於庭南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
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死無無
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
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豈雨之賜也其又可

忘邪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濡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兩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東坡先生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漭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其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憇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太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亘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身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所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文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旋翔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柝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巾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泚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武昌九曲亭記

穎濱先生

子瞻遠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

龍葛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
壑隱蔽松檉蕭然絕俗置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
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
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
不知其久也欲將適西川行於松柏之間主腸九曲而獲少平
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瞻溪谷
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
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
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
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音余少年從子瞻
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
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頽林卉拾瀾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
得意万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
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
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快哉亭記

穎濱先生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
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
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
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灑洶湧風雲開闔
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託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
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
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
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使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
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
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
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使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
戶甕牖無所不悅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至窮耳
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
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
其為使哉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蘇轍記

汝州思賢亭記

劉貢父

尚書郎王公治汝之明年作思賢亭前此四十二歲翰林楊文
公億以秘書監守汝翰林清修正直文章自名於學無所不通

若夫以天地為虛假以生滅為去來以古今為幻化不遑於性
不累於事不住於法不躡於語言寂滅也而未嘗見獨無為也
而未嘗違物離人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翰林聞其風而悅之
是故其在朝廷貴重顯榮無與為二及其退而為郡優游怡愉
無介然於其胸中至其死生之變孰然素定嗚呼可謂達人君
子矣孰曰不可思哉昔康成博學北海為之立鄉羊公仁厚峴
山著其遺愛古之君子存為世表沒為民思者多矣翰林之不
忘也宜哉雖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或曰接淥而不相悅或異世
而相慕由知與不知也故曰唯賢知賢如王公之思賢其有以
知之矣築室於成會賓客以落之而屬其為之記時皇祐五年
十月也某官某書

壽亭記

谿堂先生

生之必死猶晝之必夜而顏淵之死孔子以為不幸何哉蓋君
子有生之道而死為不幸小人有死之理而生為幸免顏淵

宜生而壽者也。天而死斯為不幸矣。孫外甫敷山之隱君子也。有生之道不幸而死，諸孤葬於敷山之陽，作亭於墓前，取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故以壽名之。亭成，乞記於陽夏謝澥表章。所以名亭之意，澥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曰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嗚呼！凡有形者，未始不壞而不壞者，未始有形者也。劫火洞然，雖大千且不免於壞而昧者，乃欲保七尺之軀，以為千年之計，可不大哀耶？彼孰知不壞者視百千萬億如彈指之頃耳。此豈世俗之所謂壽也哉？諸孤以是壽其先人，則斯亭之作，余無間然矣。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記。